

你的暗恋故事是什么样子的？

我喜欢江辞很多年，一直稳居他好朋友的位置。

连告白的机会都没有。

他爸妈车祸去世那一年，我逃课，连夜坐火车赶回家，陪他处理丧事。

他抱着我，头埋在我的肩窝，嘶哑着声音说，我只有你了。

我不善言辞，说不出安慰的话，只能愚笨又直接地承诺，一辈子陪在他身边。

等一切处理完后，我想将自己藏了一整个青春的心事告诉他，他却红着眼圈求我，让我不要说出来。

那时我不懂为什么，也不敢多问。

后来在一次聚会，朋友开我和他的玩笑，他突然特别生气，我才发现，我十几年的喜欢，对他而言，早就成了负担。

他不愿意有人捅破，包括我，是想着继续和我安稳度日，和平相处。

做他口中的好朋友。

那天，我笑着否认，我说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江辞，江辞太花心了，不适合做男朋友。

说完之后，我亲眼看到他松了一口气。

花心这话，半真半假。他是谈过很多场恋爱，但我知道，他从来没有真的喜欢过一个人，他只是懒得去拒绝。

他最近交的女朋友，好像有点不一样。他竟然很正式地告诉我，见一见我的女朋友，她对你很好奇。

喜欢他的女人哪个对我不好奇，毕竟我是他最好的异性朋友，可他从来没有安排过见面。

他总说那些人都是过客，没必要走进他的圈子，认识他的朋友。

那如今这个人为什么可以呢？

到了约定地点，我深呼吸了三次，才推开包厢门。

里面坐了三个人，两男一女。

江辞对我挑了挑下巴，算是打过招呼。

坐在他身侧，穿着白色长裙，卷发披散在身后的女孩，飞快站起身，笑得甜美，她对我招手：「安安姐，我是林沫。」

我微不可察地蹙了蹙眉，淡笑着回应：「你好。」

林沫指了指旁边另一个男生，「这是方湛，我最好的朋友。」

听到这个身份，我来了点兴趣，认真地看向他，这个男孩很清秀，不同于江辞，他很阳光，唇角的笑容腼腆真挚。

礼貌打过招呼，我坐到他旁边的空位。

江辞终于舍得开口了，他手肘放在桌面上，身子往我这边探了探，「安安，你还没谈过恋爱吧。」

不是问句，而且陈述一件事实的语气。

酸涩和苦闷充斥在胸口，我艰难地点了点头。

他坦然地当着他女朋友面讨论这个问题，让我有些窘迫难堪，他明明知道，这些年，我喜欢他喜欢到不愿意同任何人将就。

「真的吗？安安姐，方湛也一直单身。」林沫学着江辞，双肘撑在桌面上，一双杏眼波光粼粼，清澈明亮，里面隐隐含着期待、紧张、防备……

我明白她的情绪，谁希望自己男朋友身边有一个红颜知己呢。

我握着杯子，佯装淡定地喝了口柠檬水，笑了笑，看向我身侧的男孩，「是吗？好巧啊。」

他下意识朝林沫那边看了一眼，反应过来后，眼底闪过一丝苦涩。

我太清楚这丝苦涩代表了什么，当江辞向别人介绍我是他好朋友的时候，我眼底也出现过。

一股同病相怜的感受油然而生，我轻声问道，「你同林沫认识很多年了吧？」

他没有说话，将眼睛弯成月牙，笑着点了点头。

林沫会介意江辞有我这个女性朋友，那江辞是不是也介意林沫有方湛这个男性朋友。

我突然领悟了什么，将目光重新落回江辞，他长得真好看，牛奶肌，单眼皮微微有点肿，看着有一股颓败的阴郁，鼻梁高挺，唇线清晰，唇色是带一点暗沉的哑光。

鼻子有些酸，我假装若无其事地端起水杯，压下心里那股怒意，抿了口水，笑道：「江辞，林沫，你们相信一见钟情吗？」

江辞和林沫的眼神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方湛身上。

我也微微侧头看向他，「我喜欢你，我可以追你吗？」

方湛唇角的笑容变得有些僵硬，放在膝盖上修长白皙的手指紧紧蜷起，似是他纠结的内心。

一阵轻快的铃声突然响起，打破了宁静。

是林沫的手机，她小声接通完，歉意地看着我，「对不起，安安姐，我有点事，要回去一趟，方湛，你帮我陪陪安安姐。」

江辞送她出去，包厢里只剩我和方湛。

他整个人松懈下来，一口干掉杯中的水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般，对我说道：「对不起，我有喜欢的人。」

「你喜欢林沫，我喜欢江辞，这么有缘分，没理由不在一起啊。两对情侣一起约会，总好过一对情侣加两个电灯泡吧。而且，」我拿过菜单，认真地看着上面的菜式，但其实眼里早已蒙了水雾，什么也看不清。「林沫好像很想你放过她，不然你以为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见面？」

江辞也很想我放过他。

这句话，出于不想面对，我没有说出来。

他终于承受不住我的喜欢，或者说不需要我的喜欢了。

分不清是为了赌气还是为了让他们如意，又或是期待一个人能将我从毫无头绪的现实中解救出来。

我迫切地希望方湛答应我。

大概是没预料到我的直白，方湛的耳尖到脖子都肉眼可见地红了起来，眼里涌现出复杂的情绪。

一阵静默过后，他点了点头，「好。」

适时包厢门被人推开，江辞站在门口，表情有一瞬间错愕。

他坐到我对面，掀起唇角轻轻笑了笑，「好久没见你，好像胖了。」

高考完那年的暑假，他半夜喝酒喝多了，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他。

我到的时候，他已经趴着酒桌睡着了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我只能背着他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他家走。

路上一个人都没有，万籁寂静，我弯着腰，看着被月光拉长的身影，听着他清浅的呼吸声，一点也不觉得辛苦。

走到他家楼下的时候，他醒了，拍着我的肩膀笑道：「小胖子就是有力气。」

我生气他这句小胖子，一整个暑假都在减肥，从一百一十五斤瘦到了一百斤。

他知道后，很嘚瑟，「我的话这么有用？那以后你要敢胖回来，就背着我跑马拉松。」

想起那段往事我苦涩一笑，挑眉问方湛，「我胖吗？」

方湛一愣，「不胖啊，我觉得刚刚好。」

江辞笑了笑，指了指菜单，「点菜吧，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。」

我突然有点气恼他的自信，故意点了他讨厌的包菜、红烧肉，西红柿。

江辞不甚在意，他斜靠在椅背上，眼睫低垂，修长如葱的手指飞快在手机上打字，时不时露出宠溺的微笑。

一时间我有点恍惚，我这种幼稚把戏能说明什么？

宣告我的愤怒、不甘、不愿意，还是想告诉他，我真的很了解他？

不仅仅知道他爱吃什么，更知道他不喜欢吃什么。

吃完饭后，江辞便去找林沫了。

我坐在方湛的车上，听着车里舒缓的音乐，突然觉得疲惫极了。

这些年爱而不得的痛苦，在这一瞬间都爬上了心头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「方湛，你有多喜欢林沫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他侧目看了我一眼，「但就一直舍不得放下她。」

眼泪顷刻间滑落。

所有得不到回应的喜欢，都是说不完的心酸。

他递给我几张纸巾，眼圈在我的感染下，也有些泛红。

接过之后，我擦干眼泪，「我没谈过恋爱，靠你了。」

「我也没谈过，但放心交给我。」他迎上我的视线，轻轻荡开一个笑容，「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女朋友。」

「你说，我们会比他们幸福吗？」我看向窗外疾驰而过的车流，像是问他又像是问自己。

「我和你在一起是给彼此一个机会，不是和任何一个人赌气。」

他一字一句说得很认真，耳尖生出了淡淡艳色。

阳光照进车里，打在他的身上，有一种蓬勃的生机，连他面上薄薄一层绒毛，都在泛着温柔的光泽。

我惊讶地盯着他，久久说不出话。

2

到了小区后，方湛飞快下车，跑到副驾驶这边为我开门。

他笑得眼眉弯弯，眼神里透露着羞涩紧张。

我仰头看着他，心尖一颤，像是有一片羽毛轻轻扫过，激起一阵酥麻。

「谢谢。」我轻声道，脸上忍不住升腾起了热意。

他不好意思地别开眼，鼓起勇气再看向我时，白皙的面容已经泛起红晕，光洁的额头上还有轻薄一层汗意。

「我……会努力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男朋友的，让你第一次谈恋爱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。」

我被他这认真的模样逗笑了。

很好的体验，这不是对客户说的话吗？

晚上，江辞将我拉进一个群聊，里面有他、林沫、方湛。

群名叫「恋爱小分队」。

我觉得好笑，屏蔽了消息，没多久，林沫加我。

她的头像和她本人一样甜，每句话都会带一个萌萌的表情包和语气助词。

她想和我聊江辞，我有些抗拒，回复得很冷淡，她察觉到了，将话题引到了方湛。

她告诉我，方湛从小就是学霸，各种奖学金拿到手软，现在在一家公司负责产品开发，待遇很不错，有房有车，父母康健，有退休金。是个很适合结婚的对象，让我不要错过。

还说如果方湛欺负我，我一定要告诉她，她会帮我教训方湛。

我拿着手机，陷入了沉思。

她知道方湛的好，可就是不想要。

江辞也是吧。

抛弃了自尊和骄傲，不辞辛苦奔赴他们的行为，既为难了他们，也难堪了自己。

手机突然一震，江辞发来消息，「你是因为我，才跟他在一起的吗？」

鼻头一酸，我飞快扔掉手机，埋进被子，久久不敢动。

脑海中不断闪现和江辞的过往。

「安安，幸好有你在。」

「安安，谢谢你陪我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」

「安安，只有你最懂我。」

我对他那么重要，可偏偏，他不肯填满我最大的遗憾。

手机铃声不依不饶地响，我叹了口气，拿起手机，点了接通。

那头没人说话，只有深深浅浅的呼吸声。

像是较劲一般，我也跟着沉默。

时间仿佛慢了下来，一分一秒都变得难熬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江辞小声说道：「安安，对不起。」

他极少跟我道歉，就算把我惹生气了，也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等我自己把自己哄好。

今天这声对不起，我很想问问他原因。

是明明确确的拒绝，还是隐隐约约的愧疚。

喉间像堵了一大团棉花，我吞了几次口水，才成功发出声音：

「江辞，没关系。」

他松了一口气，「安安，谢谢……」

我打断他，「我不等了。」

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悄然瓦解，我觉得心空荡荡的，但又觉得整个人轻盈了。

房间的光线都好像更亮了。

「安安，你什么意思？」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我没有回应，第一次主动挂断了他的电话。

这些年，我一直在等一个契机放弃江辞，当爱被失望打败，我就自由了。

今天，终于到了这个临界点，我没有热情再消耗下去了。

「我和你在一起是给彼此一个机会，不是和任何一个人赌气。」

突然想起方湛的话，我心念一动，拨通了他的电话。

对方接通得很快，声音清亮动人，「你好，余安安。」

余安安三个字，他念得轻缓而认真。

我打倒床头柜上和江辞的合影，深吸一口气，换了个调笑的口吻，「我哪儿好？方湛。」

他愣了一瞬，轻轻笑了起来。

一种微妙的暧昧在我们之间滋生。

3

我和方湛约定，不单独见江辞，他也绝不会单独见林沫，认认真真地谈好这场恋爱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刚下楼，就看到了他。

晨曦明媚，他穿着裁剪得体的黑色西装站在那儿，宽肩窄腰，腿长而笔直，挺拔如一棵小白杨。

不同于昨日的休闲风格，今日的他，眉宇之间多了几分沉稳。衬衣扣子扣得一丝不苟，衬得修长脖颈上喉结的线条格外漂亮。再近一点看，那块冷白的皮肤旁还有颗褐色小痣。

「余安安，早上好。」他徐徐绽放出一个笑容，蓬松的头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「我来送你上班。」

我没想到他会认真到这种程度。每天早上绕路到我家楼下，送我上班，车里放着丰盛的早餐，晚上又带着甜品去公司接我下

班。

如此几天后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对他说道：「你不用这么辛苦，我可以下班去找你。」

他垂下眼睑，笑得有点腼腆，「我不觉得辛苦，别人谈恋爱也是这样的，我上网查过。」

对待我的事，他好像总是一副兴致盎然，精力充沛的模样，半点不耐烦都没有。

还会在相处过程中默默记下我的小习惯。

我曾亲眼看到，他在手机备忘录上写着：余安安喝奶茶喜欢五分甜，不喜欢珍珠。

听林沫说，方湛还主动去问江辞我有什么爱好。但江辞什么都不知道。

这些难道都是他在网上查的恋爱攻略吗？

隐隐有些失望，但转瞬我又明朗，就算是恋爱套路，那也是夹杂了他的诚意和精力。

我在他给予的种种细节中沦陷，甚至还生出了几分单身时看不起的矫揉造作，好几次鬼使神差地对着他撒娇。

事后回忆起，都忍不住老脸一红。

第一次牵手，是我主动的。准确一点说，是我的手，先动的手。

指尖刚触碰到他的手背，他就飞快握住了我，一点反悔的机会都不给我留。

自那一次后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和方湛同行，他几乎就没松开过我。

晚上看完电影回来，不远处的树荫下，站着一个人，黑衣黑裤，戴着鸭舌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单薄的身影看着有种莫名熟悉感。

「怎么了？」方湛顺着我的视线看去。

「没事。」我摇了摇头，仰头对他笑道：「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，谢谢。」

他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，将包递给我，「女朋友开心我就开心。」

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方湛已经会说一些委婉的情话，但说话时还是耳尖艳红，眼神看上去天真又纯情。

让我忍不住生出逗弄的小心思。

「要不……你跟我一起上去？」我捏着嗓子，故作羞涩地说道。

果不其然，他耳尖的红飞快蔓延到了脸上。

我得逞地笑出了声，下一瞬，额头一凉，有什么柔软的东西蜻蜓点水般落在上面，一触即分。

空气仿佛凝固了，万籁俱寂，世界只剩下我咚咚作响的心跳声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方湛磁性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轻声道：「下次，我一定上去。」

我呆滞地将目光从他凌厉的喉结移到他的脸上，他的眼睛很好看，双眼皮，眼头内敛，眼尾舒展，瞳仁是琥珀色，和他头发颜色很像，里面倒映着我红红的脸。

「好。」

说完之后，我撒腿就跑，再不敢多看他一眼。

晚上，我好不容易从激动中平息，江辞给我发来消息。

「你很久都没跟我说话了，还在生气？」

有一瞬间的惊讶，紧接着又是一种释然。

原来，我也可以忽视他，原来，我也不是非他不可。

「有时间聚聚吧。」他又发来一条消息。

「我问问方湛。」我回道。

消息发过去之后，那边就再没回过我。

我也没在意，专心和方湛天南地北地说着废话。

等想起来时，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。

点开江辞朋友圈，看到他有一个最新动态，三分钟前发出的，是他和林沫脸贴脸的亲密照片，没有配文。

照片中，他静静凝视着镜头，唇角微微下弯，这细微表情代表他有心事。

倒是林沫，眼角眉梢都写着甜蜜。

没有预想的那么难过，只是觉得可惜。

对于江辞，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开心一点。

前一秒给江辞点完赞，后一秒方湛的视频电话就打过来了。

他刚洗完澡，头发湿漉漉的，暖黄色的灯光，影影绰绰洒在他的眉眼，让他看上去有种含蓄的性感。

「余安安，我陪你说会儿话。」他语调温和，眼神专注。

我静静看着他，心里某个地方，泛开一片熨帖的热意。

「我不难过，谢谢你。」

好像认识以来，我和他说得最多的就是谢谢。

他总是无时无刻照顾我，包括我的小情绪，让我觉得很暖心。

「你呢，需要我给你讲讲笑话，逗逗你吗？」我问道。

他一怔，蹙起眉头思考了一会儿，「看到她幸福，我挺开心的。」

4

这几天回家，我都能在家附近看到那个戴着鸭舌帽的人。

身影太熟悉，每次我想走过去看清楚，他却不给机会，转身走了。

内心猛地生出一个念头，我浑身血液都像凝固了一般，指尖一片冰凉。

我决定晚上去弄清楚真相。

可临到下班，一个学生泪流满面地冲进我的办公室，非要请我吃饭。

他是我资助的高考复读生，也是我补习班的学生。

推辞半天都没办法拒绝，加上办公室其他老师的怂恿，我只好答应。

「那地点我选。」我递给他一包纸巾，无奈地笑道。

去之前告诉方湛不用接我，晚上要陪朋友吃饭。

大排档上，学生告诉我，高考成绩出来了，他成功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学校，我一时高兴，就忘了自己酒量不好，跟他多喝了几杯。

摇摇晃晃站不稳时，学生担忧地说：「余老师，让你男朋友来接你吧。」

男朋友这三个字落在我心尖，动听极了，还有丝丝缕缕的甜味儿。

我捂着脸，笑出声，「对哦，我有男朋友，哈哈……」

拨通方湛的电话，那边传来清冽悦耳的声音，「余安安，你结束了吗？我来接你。」

他喊我名字的时候，语调轻快，尾音亲昵，莫名有种勾人的感觉。

我情不自禁软着声音撒娇：「我想你了。」

他兴许是愣住了，没有回话。

借着酒意我继续说道：「方湛，你快来，我好想见你。」

「好，你给我地址，我马上来。」他声音里含了一层笑意。

挂断电话，我将定位发给方湛，再一抬头，看到对面的学生羞红了一张脸。

「老师，我好像对你有点误解，以前我一直以为你是很理智的那种人。」

我醉眼蒙眬地看着他，摇了摇头。

这些年，我理智的面具淬炼于江辞给我的无数失望与希望之间，而如今，有一个人陪着我，我想勇敢一点，卸下防备。

「在爱人面前，不用理智。」我想装作高深莫测的样子，一说出口，却声音发颤，眼里蒙了一层雾气。

方湛到的时候，我大脑在酒精的刺激下，异常兴奋。

残存的理智告诉我，今天的我，放肆一点也没关系。

有酒精当借口。

我冲上前搂住他的腰，贴在他胸口，仰着头，看着他流畅的下颌，傻笑出声：「方湛，我醉了。」

醉了，但又没完全醉。

他小心翼翼地扶着我，「怎么喝这么多？」

学生走上前，礼貌向方湛打招呼：「不好意思，我太高兴了，就拉着老师多喝了两杯。这次我能考上心仪的学校，全靠老师一直资助我，还利用自己下班时间帮我补习。」

方湛看我的目光亮了一瞬，神情中多了几分欣赏，他揉了揉我的头发，语气像哄孩子一般宠溺：「余安安，走吧，我送你回

家。」

他扶着我上车，俯身为我系安全带时，距离太近，呼吸声清晰可闻，我盯着他放大的五官，紧张得直吞口水，脸颊发烫。

不知是不是故意的，他动作特别缓慢，扣好后，还侧过头，凝视了我几秒，喉结轻颤。

一种如有若无的渴望，似猫一样挠着我的心。

「难受吗？」启动车子后，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。

难受。

我捏紧胸前的安全带，努力给自己壮胆，在一个等红灯的当口，我飞快凑过去，在方湛脸上亲了一下。

「那天你亲我额头，现在我们扯平了。」

既然是试着谈恋爱，我自然不能吃亏，要还回来。

他呼吸顿了一瞬，白皙的脸颊腾起两片红晕，握着方向盘的手指逐渐收紧，他没看我，背脊绷得笔直。

空气安静了下来，我慌张别开眼看向车外，拿不准他的情绪。

也担心自己刚才的行为破坏了他对我的印象。

到底还是怂了。

直到下车，他都没有说话。

我踌躇不定，不知道该怎么打破尴尬气氛。

他突然扶住我的肩膀，眸色认真地盯着我，「余安安，我可以跟你一起上楼吗？」

在我愕然的目光中，他又靠近了我一点，「你喝多了，我想照顾你。」

感受到他呼吸之间的灼热，我脸一红，飞快点了点头。

上楼之前，我又看到了那个戴鸭舌帽的人，这次他没有躲避我的目光，而是大步朝我走来，隐隐散发着怒气。

「安安，你这是要带他回家？」他停在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帽檐在眼睑处投射出的阴影，让他的眼眸看上去格外深沉阴郁，「你还喝酒了？」

我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，酒醒了一大半。这个人竟然真的是江辞。

他一直出现在我家楼下，远远看着我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他想做什么？

方湛注意到我的反常，默默靠近我，握着我的手收紧了几分。

我稳了稳心绪，翘起唇角，笑道：「怎么了？我还不能带自己男朋友回家了吗？」

江辞伸出手想拉我，方湛侧过身挡住了。

站在方湛背后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只能听到他平静而笃定的声音：「江辞，余安安不喜欢你这样。」

我抱住方湛的腰，从后面探出头，「江辞，我和方湛在一起，不是你期盼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会一直一直跟他在一起，林沫永远是你的。」

江辞愣怔了片刻，眼眸里腾起两束火焰，他咬着后槽牙，低斥道：「谁要你和他在了一起了？」

我疑惑地看着他。

他没有再说话，牵动唇角嘲讽地笑了笑，转过身，步履匆忙地离去。

落日余晖里，他的背影显得有些萧索。

我看了许久，才稳住心头那细细密密的酸楚。

方湛安静地陪着我，没有说话，他在等我选择。

正当我平复好心情，准备带他上楼时，他的手机响了。

是林沫。

他当着我的面接通，没说两句，就焦急地挂了电话。

「余安安，对不起，今天不能照顾你，林沫出了点事。」

我疲倦地笑了笑，「你去吧。」

5

晚上，我趴在阳台发呆，蓦然看到楼下有个人坐在花坛边抽烟。

浓墨幽暗的天空，无星无月，他微微仰着头，指间一抹猩红闪烁，明明灭灭。

隔了很远，我看不清他的神情，但脑海中已经想象出他的模样，漆黑的发随意耷拉在额前，光影细细碎碎落在眼眸里，像璀璨星河。烟雾缭绕环绕，笼罩着他的轮廓，越发让他身上的阴郁显得淡漠决绝。

这一幕我看过太多次，也沉迷过太多次，更心疼过太多次。

拿出手机，我给江辞发消息，指尖微微在发颤，「你回去吧，外面冷。」

很快，楼下的人，掏出手机，屏幕的白光在夜色中，看着格外孤寂。

他盯着屏幕很久，不知在想什么。光熄灭了，他抬头往我这边看了一眼，而后低下头，在手机上飞快地地点了起来。

「安安，下来见见我，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说话了。」

看着他发的消息，我陷入了沉默。

我答应过方湛，不单独见江辞。虽然他今天违约了，去单独见了林沫。

但我还是想信守承诺。

「安安，你真喜欢上方湛了吗？」他又问我。

手指在九宫格上停顿了很久，我才打下一行字：「江辞，我在自救，我不能一直沉溺在无望的感情里，耗损自己对生活的热情。」

江辞抬起头望向我，单薄的身躯在夜色中看着十分凄凉。

心尖一阵抽痛，我忙站起身，躲进了屋内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没有在楼下看到方湛。

这是交往以来，他第一次没有送我上班。

习惯真可怕，明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还是觉得失落。

走没多远，身侧突然多出一个人。

是江辞。

他眼底一片青黑，脸色苍白憔悴，应该是彻夜未眠，一直守在楼下。

我们谁也没开口，沉默地并肩而行。

到公司楼下时，他垂眸望着我，声音嘶哑，轻得几不可闻，
「你对我很重要。」

眼泪顷刻间蓄满眼眶，一滴一滴顺着脸颊滑落。

我和江辞，是初中同学。他父亲是个很暴力的人，特别喜欢打他。而江辞又很倔，挨了打也不哭，就凶狠地看着父亲施暴。

有一次我在街头撞见了，那时江辞嘴里都在流血，他爸还一脚一脚踹他。

情急之下，我扑过去用身子护住他，带着哭腔对他爸吼道：
「你快把他打死了。」

旁边有人围了过来，他爸觉得丢人，飞快钻进了棋牌室。江辞推开我，从地上爬起来，吐出一颗牙齿，冷淡地看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，说道：「换牙流血，死不了。」

在那之后，一贯独来独往，沉默寡言的江辞，会每天在上学的必经之路等我一起去学校，放学也会故意磨磨蹭蹭地等我一起走。

细究下来，是他先需要我的。只是这份需要，没有变成爱意罢了。

他说我對他重要，应该就是因为每次他需要我，千难万险我都不缺席。

「江辞，我喜欢你很久很久，都喜欢到开始厌弃自己了，幸好，你亲手破灭了我最后的幻想。」我擦干眼泪，深吸一口

气，掀起一个微笑，「就到此为止吧。」

转身要走时，他拉住了我的手臂，目光执拗地落在我的脸上，「是林沫提出介绍方湛给你认识，我以为你不会动心。」

我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，他露出了慌张的神色，「安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试探你对我的喜欢，我只是……」

没有听他继续说下去，我毫不留恋地走了，心底异常平静。

他在享受我的曲意逢迎，低声下气，却从未想过，有一天我承受不住。

中午时，方湛打电话约我一起吃饭，我心里不太痛快，拒绝了。

他没有放弃，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过来，直到我重新接听。

「余安安，我想见你。」他声音低缓，语气认真。

我心软了。

一出公司大楼，就看到他挺拔地站在大太阳底下，手中抱着一束鲜艳欲滴的玫瑰。

我心更软了。

他向我疾步走来，眉宇之间隆起沟壑，一看就知道，藏了很多心事。

「对不起，昨天让你失望了。」他将花递给我，眼神清澈干净，但唇角的笑容十分勉强。

我没有接下花，径直带着他来到咖啡店。

坐下后，我低着头，静静等待他开口。

他似是在为难什么，许久都没说话。

我忍不住说道：「没关系，我有心理准备。」

「江辞和林沫吵架了。」他望向我，喉结动了动，「林沫昨天心情不好，在酒吧跟人起了争执，进了警察局，打电话给江辞没人接，她就找我去保释她，从警察局出来，我赶到你家楼下，看到了江辞。」

他吸了一口气，垂下眼睫，轻声道：「余安安，我昨天接到林沫电话时，第一反应不是担心她，而是想着不要告诉你，江辞和她吵架了，我怕你会忍不住找江辞。」

我惊讶地看着他，内心涌起一阵欣喜。

「昨晚我真的很害怕你会下楼见江辞，我在不远处守了一晚上，余安安，谢谢你遵守约定。」他眼圈微微泛红，嘴角弯起的弧度十分僵硬，「我违约了，对不起。」

我坐直身子，认真地看着他，「这是你追求林沫的机会，你想珍惜吗？」

「我跟在林沫身后很多年，她开朗活泼，我内向沉闷，很早我就知道，我不是她喜欢的类型，这跟我好不好没有关系。」他笑了笑，「余安安，我已经放弃了。」

玫瑰花热情似火，象征爱情，他抱起花束，走到我面前，紧张地看着我，「余安安，你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一定会做得更好。」

我不敢看他，望着娇艳欲滴的花，一时间有些犹疑。

做了那么多年主动的人，我早已在一次次失望中变得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

什么事情都习惯往坏的方面去设想。

他耐心地等着我回复，沉默且坚定。

我注意到他骨节分明的手在微微发颤，心中一动，他紧张是说明他真的很在意。

可林沫呢，他喜欢林沫这么多年，如果林沫再回头找他，他还能坚定地选择我吗？

「方湛，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也很幸福。但你真的能处理好和林沫的关系吗？如果她和江辞分手了，回头找你，你会怎么做？」

他下意识摇头，我笑了笑，站起身，「别太急着做决定，我们都想清楚一点。」

6

江辞消失了。

林沫找到我家楼下，追问我他的下落。

曾经甜甜的女孩，眼底都是疲惫。

我告诉她江辞谈过很多场恋情，每次都是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开始，又因莫名其妙的原因结束，这次的失踪，可能就是一种分手方式。

她哭得伤心欲绝，可哭完之后，她仰着脸对我笑道：「我和那些女孩不一样。」

曾经我也以为我不一样，为此追寻得又卖力又忠诚。

「你和方湛发展得好吗，他这人有点呆板，和他在一起很容易无趣。」林沫问道，眼神里又一次出现了初见时的防备。

她还在紧张我和江辞。

「我和方湛挺好的，他不是呆板，是认真。」我也在试探她。

看到她信以为真的表情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她不知道我和方湛的近况，那说明方湛没有再找过她。

林沫走后，我一个人顺着林荫小道散步。

天空突然下起大雨。

周围的人纷纷迈开步伐往四面八方跑，我愣在原地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。

一把黑色的伞罩在我上方，我满怀期待地转身看去，却是一张陌生的面容。

「失恋了吗？游泳健身了解一下。」说着，他将传单塞给我，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让前任后悔去吧。」

我哭笑不得地告别推销员，跑回家。

成为更好的自己，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脑海。这些年我在追寻江辞的过程中，变得脆弱敏感，患得患失。和方湛在一起时，即使他处处呵护我，照顾我的情绪，我依然没有安全感。

我想，我应该先找回自信，而不是每次都在别人身上找自己存在的价值。

「告别，重塑。」

晚上 12 点，我做出决定，发了个朋友圈。

没想到方湛秒赞，他在底下评论：「支持你。」

看着这三个字，我心情有些复杂，还没想好怎么回复，他连发三条消息过来。

「余安安，你要告别过去了吗？」

「我也做好了准备。」

「公司最近有个项目，做好了就能晋升，我已经在努力了。」

「我们一起努力，高处见。」我回道。

前不久公司有一个学习机会，要去北京待三个月，那时我心中有牵挂，没有报名。

现在我想争取一下。

和方湛说完自己的打算，他回复道：「我支持你。」

没一会儿，他又发来一条消息：「我等你，余安安。」

心口某处轻轻一颤，一个好字在我还没想清楚这句话的含义之前，就已经发过去了。

林沫和我之间，他做好了决定吗？

第二天早上下楼，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，穿着深蓝色西装挺拔地站在那儿，脸上的温柔如春风吹皱的湖面。

阳光恰到好处地勾勒着他的轮廓，给他镀上了一层熠熠流光。

「余安安，」他大步朝我走来，「我来接你上班。」

我望着他唇角灿烂的笑容，不自觉也弯起了唇角。

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喜悦，我突然觉得，他完全属于我了。

上车之后，一路都没有交谈，直到下车，他才喊住我，耳尖通红，「余安安，晚上我来接你下班。」

我也莫名生了一股羞涩之情，忙别开眼，低声说了句好。

去北京学习的事情敲定了，之前报名的同事知道是我要去后，主动将名额让给了我，他说他认识我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我这么有激情有干劲，想帮帮我。

晚上下班，方湛已经等在楼下了。他没有开车，支支吾吾地说车坏了。

我忍不住偷笑，这个人一贯不会撒谎，有没有心事都会写在脸上。

「好吧，那我们打车。」

说着，我就往马路边走。

他急了，飞快拦住我，脸红扑扑的，「余安安，我们一起走路吧。」

我挑着眉头，故意用探究的表情盯着他。

他败下阵来，实话实说：「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」

凉风徐徐，落日的余晖将天空一分为二，半边阴沉，半边瑰丽。

我的心随着悠闲的步伐，缓缓静了下来。

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江辞发来消息问我在哪儿。我想也没想，关闭了手机，当作什么也没发生。

「方湛，我明天下午去北京，要待三个月。」我仰头轻轻说道。

方湛点了点头，「等我忙完手头上的项目，去北京看你。」

已经走得很慢了，说了很多话，但到楼下时，好像还是有些舍不得。

我接过他手中的包，同他尬笑着道别。

他欲言又止，最后揉了揉我的头发：「有事给我打电话，别怕麻烦我。」

回家后，我靠在门边，心绪久久不能平静。

跑到窗户边一看，他竟然还在楼下，微微仰着头，注视着我

家。

心念一动，我飞快下楼，在他惊喜的目光中，故作轻松地说道：「明天要走了，有几样东西想交给你，帮忙照顾照顾。」

「好。」他笑道。

第一次带他回家，本来很紧张，但看到他绯红的脸庞，和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的局促模样，我笑了出声。

「第一次？」我眯着眼睛，饶有趣味地盯着他。

他吞了吞口水，「哪方面？」

我倏然瞪大了眼睛，坐到他身边，「你觉得哪方面？」

他身体绷得更直了，耳尖红得快要滴血，呼吸声都急促了起来。

我怕他下一刻会夺门逃跑，忙收起逗弄的心思，将十几小盆多肉搬到他面前。

「帮我照顾好它们。」

他轻轻啊了一声，反应过来后，用力点头，「好，我会的。」

我点了外卖和他一起吃，小小的餐桌，三个菜，两个人，莫名让房子多出种温馨的感觉。

他还记得我的习惯，给我盛汤时，会仔细挑出里面的香菜。

吃完后，他耐心地将餐桌清理干净，收拾好垃圾才走。

房间重归安静，我突然生出了不习惯的感觉，心里有点空落落的。

方湛没有表明心意，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纱，始终不真切，也不知道后面见不到的日子会发生什么。

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又是江辞。

他发消息说：「安安，我和林沫分手了。」

还有一张全是酒瓶的照片，看背景是在江边。

「注意安全。」盯着照片看了很久，我回道。

几乎是消息发过去的瞬间，他就疯狂给我打电话，挂了又打，十分执着。

第十三个的时候，我点了接通，那边传来嘶哑疲惫的声音，「安安，你来接我回家，我找不到路了。」

我心猛地抽痛起来，拒绝的话堵在嗓子眼，怎么也说不出口。

7

找到江辞的时候，他整个人瘫倒在江岸斜坡上，周边全是空的酒瓶。

江风肆虐，他的身影在夜色中孤苦又萧瑟。

我低声唤他的名字，他轻轻一动，侧过头看我，笑得眼里波光粼粼，一如月光下的江面。

「走，我送你回家。」我走过去收拾地上的酒瓶。

他突然握住了我的手腕，挣扎着坐起身，「安安，你不要喜欢方湛，好不好？」

我动作一顿，没有理他。

他气恼地松开我，低吼道：「余安安，方湛他根本不适合你，他和你在一起，是受林沫指使的，你是傻子吗？」

我缓缓抬起头，目光沉了下来，「江辞，不要闹了。」

他掏出手机，点开一张截图，举到我眼前。

上面是林沫和方湛的聊天记录。

林沫：「阿辞总和我提余安安，我有点害怕，你帮帮我好吗。」

方湛：「怎么帮？」

林沫：「追她缠着他，让她没有时间再找阿辞。」

林沫：「方湛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很喜欢阿辞，等我和阿辞感情稳定了，你就可以不用理余安安了。」

方湛：「好。」

身体里的暖意逐渐被抽空，我站在风中，大脑嗡鸣不断，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

江辞收起手机，扶住我的肩头，「安安，对不起。」

我怔怔看着他。

「我知道你喜欢我很多年，我也同样喜欢你很多年。」他垂下眼睑，目光定焦在我的唇上，缓缓低下头。

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，我双手一推，力气没控制住，有些大。

他喝了酒，身形不稳，跌进了江水里。

清醒过来后，我忙去扶他。

他浑身是湿漉漉的，眼眸深不见底，看不清喜怒，薄唇抿成了一条线。

沉默地僵持了好一会儿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房卡递给我，然后大步走了，在地上留下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。

我死死捏着房卡，看着他的背影咬着唇，不让自己哭出声。

若是以前，我肯定毫不犹豫地跟上他的步伐，可现在，我只觉得羞耻和愤怒。

我喜欢了这么久的人，竟然一分手，就拿我当排解寂寞的工具。

回到家，我关掉了手机，将自己埋进被子，仿佛躲进了另一个世界。

一宿的痛定思痛后，我决定和方湛划清界限，还有江辞。

早上，方湛在楼下，和往常一样来接我去上班。

我全程没有说话，直到快到公司，我才酝酿好情绪，对他说道：「方湛，我知道你是因为林沫才和我在一起，但现在江辞

和林沫分手了，你不用再帮她盯着我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这段日子对我的好，有这段体验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」

他紧张地看了我一眼，在路边停下车子，低着头想了一会儿后，认真地看向我：「余安安，第一次和你见面，是林沫安排的，我并不知情，认识你是意外之喜。我想和你在一起，也从来不是因为林沫。」

我看着他一张一翕的唇，内心涌现出一种无力感。「方湛，林沫不是说等她和江辞稳定了，你就不用理我吗，他们现在已经分手了，你不用这样。」

他突然明白了什么，忙拿出手机打开和林沫的聊天页面，「你看，我已经没有再主动找过林沫，她确实是让我追你，可我没有答应啊。」

接过手机翻了两下，上面确实有昨天截图上的对话，但方湛中间拒绝的话被删除了，只留下后面的一个好。

从最近的聊天能看出，方湛已经在和林沫保持拒绝了，两个人之间的对话越来越言简意赅。

我将手机还给方湛，内心泛起更难以言喻的苦涩。

江辞竟然幼稚到挑拨离间，竟然伪造聊天记录，难道就为了让我接受那张房卡吗？

他已经这么无耻了？

「方湛，林沫恢复单身了，你……」我突然意识到，刚刚那段话，方湛只注意到我的情绪，并没有在意江辞和林沫分手这个事情。

他打断我，牵起我的手，神情专注，目光炽热，耳尖艳红，
「余安安，我喜欢你。」

空气仿佛停止流动了一般，我静静与他对视，看着他的脸一点一点红透。

「余安安，我一看见你会忍不住开心，每天都在期待和你见面，任何琐碎的事情，和你分享起来都会觉得有趣，我想照顾你，想陪伴你，想一直一直和你在一起，这种心情说起来太复杂，我表达不好，你愿意多花点时间去了解下吗？」

他一口气说完后，呼吸有点喘，眼睛里蒙了淡淡一层水光。

我抿着唇，放在膝盖上的手，控制不住地在抖。

「方湛，趁我去北京的这段时间，我们再互相确定一下好吗？最后一次了。」

过往的很多年，我们的心中都藏着一个人，现在他们都恢复了单身，我想我们应该考虑得更深刻一点，把心清空，而后爱人。

如果不能，那不如再等一等。

「余安安，我等你。」他郑重地说道。

8

坐上去北京的飞机之前，我拉黑了江辞所有的联系方式。。

一切像是变了，又像是没变。

到北京的第二天，林沫找我，「安安，我真羡慕你。一个男生喜欢你喜欢到不敢拥有。」

她说的是江辞吗？

我犹豫了一会儿，准备回她时，却发现她已经把我删除了。

看着手机上的红色感叹号，我心里有点感伤。

江辞这些年，伤害的女生，又何止我和林沫。

他身上那股危险和脆弱混杂的气质，格外招女孩子喜欢，而他却把这些喜欢，当做游戏的乐趣。

什么喜欢我，怕不是想到了新的玩法吧。

想到这里，我突然醒悟过来，从前的我，天真地把江辞这种行为，理解成他不成熟，为他找上各种借口，现在我终于肯承认他没有那么好了。

我摇了摇头，不愿再多想。

课程很满，日子过得很充实，我每天都在和方湛互相喊加油，他最近的工作量特别大，视频的时候，整个人看上去很疲惫。

但他对我依然保持着关心。

这让我内心有点温暖。

一天晚上下班回家，我刚和方湛打完电话，他告诉我工作已经到了关键节点，马上就能完成了，突然肚子一阵绞痛。

我手忙脚乱地找胃药吃，可却无济于事。反而越来越剧烈。

不敢拖延，忙打了 120。

到了医院，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，要手术。

我庆幸自己果断，但当躺在手术台上，望着冰冷的白炽灯时，内心还是生出了委屈和恐惧。

做完手术后，我一个人躺在病房发呆。

一个陌生号码突然给我打电话，我没多想，点了接通。

「安安，公司要派人去国外出差半年，我去吗？」手机里的男人低声问道，声音里的期待很明显。

这声音我太熟悉了，是江辞。

我忍着痛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比较平静，「江辞，这是你的事。」

没想到他这么敏感，察觉到了我语气里的虚弱。「你怎么了？」

我没有接话。

好一会儿，江辞才开口，语气不太好，「你现在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了吗，余安安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你都不要了？」

「是的，我不要了，江辞，你不要再打扰我了。」我率先挂了电话。

心里五味杂陈，想给方湛打电话倾诉一下，但又害怕影响到他，毕竟这会儿，也是他事业的转折点。

在疼痛中迷迷糊糊睡了过去，再睁眼时，已经是早上。

手机上有很多个未接来电，有方湛的，还有各种陌生号码。

想来应该都是江辞，他还真是能折腾。

我挑了方湛的电话拨打过去，关机了。

没多久，我的同事给我打电话，接通后，却是江辞的声音，沙哑疲惫，像是一夜没睡一般。

「安安，我们做回朋友吧，你不要讨厌我。」

「没有必要了。」

话音刚落，我就看到方湛踏着晨光出现在门口，整个人熠熠生辉，连凌乱的发丝都透着一种朝气。

我有一瞬间慌乱，忙挂掉电话，无措地看着他，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他疾步冲进来，放下电脑包，眼圈红红地盯着我，「幸好江辞告诉我你出事了，不然你就打算一个人住院吗？余安安。」

原来昨晚江辞听出我声音不对，就去找我的同事打听，知道我住院后，他生气地跑到方湛公司，同正在加班的方湛大吵了起来，按方湛的话来说，要不是保安及时赶来了，江辞可能会动手。

「你工作怎么办？不是说到了关键地方吗？」我看着正在认真研究我病例的方湛，问道。

他头也没抬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「没事，还有同事呢。」

我急了，拉住他的手，「那是不是升职的机会也给别人了？」

他动作一顿，缓缓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清澈见底，带着少年人的赤诚，「余安安，所有事情中，我永远优先选择你，无关利弊。」

我心猛地一跳，脸颊变得滚烫。

「不过升职还是没问题的，我可是要努力挣钱和你结婚的。」他突然笑了起来，揉了揉我的脑袋，「我一直在加班赶进度，就是想着早点来北京见你，余安安，我好想你啊。」

听到结婚的一刹那，我心似乎停跳了几拍，被一个人计划进未来的感觉，很幸福。

「我也好想你，方湛。」

9

方湛和公司请了个长假照顾我，直到我出院，也没回去。

白天他陪着我去上课，晚上陪着我回酒店，看着我做功课。

在陌生的城市，我们像一对普通小情侣一般出入。

转眼到了课业结束，要返程。我极度不舍，同时心里也有了决定。

飞机落地，我在出口看到了江辞，他身边站着我的女同事。

方湛明显也注意到了，他飞快握住我的手，不动声色地拉近与我的距离。

「安安，这里。」女同事热情喊道，「江辞知道你今天回来，非要过来接你，你们这友情也太好了吧。」

我蹙起眉头，不悦地看向江辞，「怎么回事？」

江辞别开头，不敢看我，「我想见你。」

「所以你就接近我同事，打听我的消息？」

我不寒而栗，心里像是压了一大块石头般难受。

「没什么好羡慕的，我和他已经不是朋友了。」我看向同事，认真地说道，「你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可能对你的好，都是另有所图。」

说完，我拉着方湛快步离去，连多看江辞一眼都不愿意。

方湛看在眼里，嘴角的笑容忍得十分辛苦。

我白了他一眼，闷闷不乐道：「我真没想到，他竟然对我同事下手。」

他靠在我肩膀上，低声问道：「余安安，我和林沫已经断得很干净了，现在我们是不是都算考虑清楚了？」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握住他的手，用力点了点头，「方湛，我们在一起吧，这次不因为任何人，只是因为你是方湛。」

他抿着唇，笑得眼里全是星星点点的亮光，「因为你是余安安，所以我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。」

车窗外飞逝而过的景色像一幕幕过往，被我们彻底抛弃。

趁着方湛还有几天假期，我带着他回到我的老家参加同学会。

江辞没来，听班长说，他出国了。

看来他已经做出了选择。

吃完饭，班长组织我们去读书时最喜欢去的许愿台。

我强行拉着江辞来这里陪我许过愿，那时他嘲讽我幼稚。

方湛看其他人都在激动的寻找自己曾经的许愿牌，他悄悄问我：「你是不是也有？」

我笑着点了点头。

他连忙跑到悬崖边的红色许愿牌中翻找，许久后，他找到一块微微有些褪色的许愿牌。

上面稚嫩的笔触写着：「余安安喜欢江辞，想永远和他在一起。」

「余安安，你把他改掉吧。」他期待地看着我，声音带着些撒娇的意味。

我翻出马克笔，认真地将江辞两个字涂掉，然后改成了方湛的名字。

改好的那一刻，我恶趣味地想着，下次要是换了个人，我是不是又要来改一次了。

但转瞬一想，每次谈恋爱都奔着永远去，挺好的。

重新放下牌子时，我注意到原本我牌子挂的地方，那后面有一个牌子，上面整整齐齐写着：「江辞喜欢余安安，想永远和她在一起。」

看牌子的色泽，也是很有年头了，不比我的这个短。

一瞬间，我有些恍惚。

方湛突然凑近我，语气别扭地来一句：「这人字写得挺好看啊。」

我收回思绪，逗他：「是啊，江辞从小字就好看，跟他人一样。」

他别过脸，看向远处笼罩在云雾的山峦，淡淡道：「走吧，我还想去别的地方看看。」

我顺着他的话说好，没走几步，他气呼呼地跑回许愿墙，找到江辞那个牌子，仔细认真地把江辞名字全部涂黑，然后加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改完江辞的还不够，他又把我的那块找出来，把江辞的名字涂抹得更黑了才满意。

我看着他的侧脸，心里全是甜味儿。

这种幼稚我清楚，是只有面对喜欢的人才会出现。

像个小孩子一样，小心眼又不讲道理，自私得想全部拥有。

从老家离开的那天，我收到了一封信。

打开一看，是江辞写的。

笔迹潇洒，透着一股凌厉。

「安安，我是个懦夫，明明那么喜欢你，却始终没有胆量拥有你，我害怕久处生厌，你离我而去，更害怕你看透我的本质，瞧不起我。只有朋友，是永远安全的距离。」

可我太贪心了，当你真的准备不喜欢我，要把我当成普通朋友时，我觉得难过极了。

你的幸福从此与我无关，而我，从此不会再有幸福。再见安安，对不起，安安。原谅我没办法祝福你。」

看完信后，我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兜兜转转这么多年，却换来这个结果，只能说明，我和江辞从来不是合适的人。

方湛同我爸爸一起从巷口的小卖部买酒回来，两人有说有笑，俨然一对父子。

我冲过去挽住方湛的手臂。

他看到我手上的信，表情微微一变，「怎么了？」

我笑着摇了摇头，「故事结束了。」

江辞结束了，以后，是属于我和方湛的。

（完）

